



南
呂
小
邦

占

天
地
人
和

占



目 录

中 集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六章 | 惊鸿一剑 | (251) |
| 第七章 | 柳暗花明 | (275) |
| 第八章 | 人间情痴 | (323) |
| 第九章 | 铁血侠义 | (380) |
| 第十章 | 欲擒故纵 | (425) |

第六章 惊虹一剑

紫霄夫人一点也不迟疑地同他进了那间密室，但当她看到了室中的情景时，不禁张口吐舌大觉惊讶！

因为整个屋子竟全部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宝剑！

每把剑的锋芒都在放光，使这间暗室十分明亮，紫霄夫人带着愉悦的心情，像个小女孩似的奔向前去，轻轻地，爱不释手地，以其纤指抚摸那一把把或长、或短、或是镶玉、或嵌入翡翠、或雕着龙纹虎型、或彩苏流泻、或珠石曳挂美仑绝艳的剑。

她若看到极喜爱的，便把它自壁上取下来，再将剑从室鞘中抽出，看一看剑锋，不断惊叹着。

“剑很利，小心伤着哦！”

真武立在一旁微笑者。

他望着紫霄夫人那种雀跃的样子，不禁忆起小时候有一次他送给紫霄一颗小巧的玻璃彩球，当时她立刻小心翼翼地吧彩球放在掌心上，也是如此时一样，神采飞扬，绽放出美丽的笑容。

“好久了！好久了！”

真武在他心中暗叹着。

他凝视着紫霄夫人，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沉思。

“对了！你要给我的是哪把剑？”

紫霄夫人问道。

真武先生被紫霄夫人的话声惊醒，心中暗悔自己的失态。

他立即回答道：

“我要送给你的那把剑是放在另一处的。”

说完，真武便走向一个小箱子旁，随即自里面取出一长型的锦盒，再小心地将锦盖掀起，一柄耀眼的剑便呈现于眼前。

那是把青铜剑，把手处刻成雀形，剑身是云纹浮雕，并不华丽，但给人一种古朴、苍劲的感觉，就像似一把埋在上中千万年后才被人掘出的宝剑。

真武双手将那柄剑呈给紫霄夫人，看着剑身，低低地言道：

“这柄剑是从我十年来所铸的一百多柄剑中，为你精选出的。”

停了一会儿，他将目光自剑身抬起，深情地望着紫霄夫人，道：

“这柄剑既是专为你而铸的，因此我将此剑命名为“紫云”，这名字真的是为你而取的，你、你喜欢吗？”

但紫霄夫人只是兴奋地接过那把紫云剑，却一点儿也不看看那张充满深情的方面孔。

“真是一把好剑！”她赞叹道。

紫霄夫人用手触触那炫目耀人的剑锋，可是，她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事情似的，一下子，迅速地将手抽回来。

真武一看此景，心下暗暗一沉，神色变得相当不安。

他知道有件事紫霄夫人迟早会发现的，便用最婉转的语气道：

“紫霄，没关系的，你可以轻轻地摸摸那剑身，因为，因为……”

他像是非常难以开口，只是面有难色，且此话不知如何说才好。

“因为什么？”紫霄夫人不解地问。

真武用力吸了一口气，鼓起勇气道：

“因为我并没有在剑上面淬上毒药！”

这时，原来紧握着剑身的紫霄夫人忽脸色一变，明眸透出一股透人的寒意，握着剑的手一松，“锵”地一声，剑落在地上。

她毫无笑容地道：

“可是我要的是一把淬上毒药的剑！”

真武便急急地解释道：

“紫云剑是我耗尽心力才铸造成功的，虽然我并没依你的意思在上头淬上毒药，但它的犀利已无任何剑可比及了！”

“不！”

紫霄夫人厉声道：

“我要的是一把触身即死的毒剑！”

真武先生痛苦地摇摇头道：

“紫霄，我办不到的！我实在不能违背师父的遗训。况且，我也曾在他老人家的面前发誓过，绝不炼毒剑的！”

他无力地望着紫霄夫人，轻道：

“紫霄，请你谅解我！不是我不愿依照约定，只是我不

能愧对师父，更不能铸毒剑，遗害世间。”

紫霄夫人听毕，冷笑道：

“好！既然你不能愧对你的师父，那我不为难你了！且今后你我也无什么干连，这把紫云剑我不稀罕，你拿回去吧！”

说完，紫霄夫人一转身正欲离去，真武忽然大步踏向前去，紧拉住她的右臂，急忙道：

“不，不，你不能再离开我了！”

真武激动地说道：

“难道我为了你铸剑十年，真的无法让你明白我的心意吗？”

“你的心意？”

紫霄夫人狂傲地一笑，轻蔑地回答道：

“你以为你是谁？我明白地告诉你好了！就算你真为我铸出毒剑，我还是不会嫁给你的。你根本不配！”

“你！”

真武双颊惨白，为之气结，冷森地道：

“原来一开始你就打算欺骗我？”

“没错！从开始我就一点儿嫁给你的意思都没有！”

紫霄夫人扬了扬眉。

蓦地，真武像是发了疯，双手按住紫霄夫人的臂膀，用力摇晃着，并且怒声道：

“你是不是还跟那姓骆的在一起！”

“你疯了！”

紫霄夫人用力挣脱他的手，更生气地道：

“没错！我不但跟骆秋白在一起，我还想告诉你！他已在我的宫中住了几年了。”

“贱女人！”

真武一巴掌往紫霄夫人面颊上打过去。

但是，他自己却愣住了！

“呸！你竟敢打我！今天你是死定了！”

语声未了，紫霄夫人随手在墙上取下一把剑，冷不防地向真武刺将过去，不过真武快步一闪，躲过了这一剑。

紫霄夫人一刻也不停地将剑势逼向真武，真武也时时地见机躲避紫霄夫人凌厉的宝剑，他真的不愿意出手，他只是不停地喊道：

“紫霄，你听我说好吗？”

但紫霄夫人哪肯住手，她绝无法咽下这口气，她见真武只是躲避而不出招，便心下一狠，将握剑的右手快速回转，愈转愈疾，愈疾剑势就愈狠，原来，她使出了“大风车”。

真武不得已只好出手相迎，他也顺手在壁上取下一柄长剑，以上下左右之招抵住紫霄夫人“大风车”快速的回轮之势。

当两剑相向，真武的长剑自紫霄夫人的腰际划过，她的一瓣碎衣掉落。

真武急急地道：

“紫霄，你听我说！”

紫霄夫人盛气凌人，仿佛心有不甘地以内力将剑压向真武的长剑，真武快速一退，他们便杀出了那间暗室。

真武先生忽然又纵身一跃，以惊人的武功冲破屋顶，腾

驾出室外。

然而紫霄夫人也不甘示弱，也以轻功紧随着跃出了屋外，抢在真武的前头，继续便出了招式，并且一招比一招狠，一招比一招毒！

真武十分了解紫霄这种暴烈的性子，所以他明白，此刻他若不赶快自动离去，他们俩人之中必得有一个人非死即伤。

他实在不愿让事情演变至此地步，于是他便集中内力将剑抵住紫霄夫人的剑，想将紫霄夫人击退数步，他好抽身离去。

就在两人正专心交手时，忽然紫霄夫人微向右边丛林中膘了一眼，对着真武大声警告道：

“小心！有人！”

但已来不及了！真武突然眼球一凸，整个身子轰然一声向前倒趴下来，就横在紫霄夫人的脚旁。

“真武！真武！”

紫霄夫人赶忙蹲身探视，但其已经气绝了，他的后颈遭一细小的毒针所刺而亡。

紫霄夫人将那毒针拿出，一道涓细的黑血便自真武后颈缓缓淌出。

“食心老怪！”

紫霄夫人脱口而出。

她于是将眼睛一闭，双唇微微启合着，像是喃喃地自语。

没几时，自林中便走出了两个老叟，一个拄着木拐，一

个也佝偻着身子，他们直朝紫霄夫人处走去，然后停在数尺外。

紫霄夫人缓缓张开双目，看着食心老怪和勾魂老者——九命妖，一言不发。

食心老怪瞅了勾魂老者——九命妖一眼，彼此间像取得了默契，各自在其皱纹遍布的脸上摆出了谄媚的笑容。

食心老怪先开口道：

“好厉害的传心术！我们在半里路外就听着了。”

“哼！”

紫霄夫人不屑地应道：

“你以为你们能逃得出我的掌心？别作梦了！”

“可是，真武先生是我们共同的敌人，因此由你杀死真武和由我们杀死他，这不都是一样吗？”

食心老怪问道。

“呸！凭你们地府门这些偷鸡摸狗之徒，也敢和我相比较！哼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勾魂老者——九命妖满怀不悦，正欲出招时，食心老怪赶忙将其拉住，暗地里使了个眼色，意思是要九命妖别这么冲动！因为紫霄夫人的武功莫测高深，就是他们二人联手出击，恐怕也无多大胜算。

食心老怪立即言道：

“紫霄夫人！自真武十三年前窃走了我们地府门的追魂秘笈后，地府门便和真武立下了不解之仇，今日我杀了真武，也算是替地府门出了口气。”

紫霄夫人当下便冷笑道：

“我才不管你们地府门和真武之间有何仇恨，况且，追魂秘笈是不是真属于你们地府门，那恐怕还成问题呢！”

言毕，紫霄夫人转身欲将离去时，忽又停了下来，严峻地道：

“你们最好记住，本夫人的事，你们以后还是少插手为好！”

瞬时，她踪影不见，只在空气中留下一股淡淡的兰香。

食心老怪和追魂老者——九命妖怔怔地望着紫霄夫人离去，九命妖低低地、狠狠地道：

“这女人太傲了！有天叫我逮着机会了，非得给她点儿苦头吃不可！”

然而食心老怪却咧着嘴，微笑着，像是自言自语地道：

“何必等到哪一天，我们现在就有个大好机会，叫紫霄夫人吃点苦头了！”

勾魂老者——九命妖听了此话，充满疑惑地立在一边。

食心老怪蹲下身子，在真武尸旁的地上，写了两个扭扭曲曲地小字——紫霄。

勾魂老者不解地问道：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食心老怪阴狠地笑道：

“嫁祸给紫霄夫人呀！这下子等六指童那个臭娃儿一回来，一定会认为是紫霄夫人杀了他的师父，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！”

勾魂老者——九命妖一闻此话，便也张着獠牙大口，阴

险地笑着。

“哼！你别再笑了！”

食心老怪突然厉声对勾魂老者——九命妖道：

“你别忘了！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办呢！”

“去找玫瑰那女孩，换取紫霄夫人的贝叶穴经是不是？”

九命妖问道。

食心老怪点了点头，然后俩人便遁身箭般而去。

天空中忽然间一个黑影急飞了下来，原来是只瘦骨嶙峋的大老鸦，它扯开细喙，“啊！啊！啊！”噪叫着，并在真武尸首后颈部那伤口处啄来啄去。

但没有一会儿，两只秃鹰也蓦地冲了下来，将目光停在那具尸首上，而那只尖喙的噪鸦老早已经不见了，它停在虬突的枝桠间朝着近午的太阳，再度扯开噪子叫着。

正午，但日光炎炎。

六指童跪立在真武的尸身旁，木然地望着尸首，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。

尸体的后颈部——也就是造成真武之死的致命处，已被鹰鸟啄得血肉模糊，根本无法辨清是遭何种武器或手法所伤害。

六指童将真武埋在土丘上的两株老槐树间，当他移动尸体时，已看到了地面上那隐约可辨的“紫霄”二字！

六指童实难以置信，因真武生前常在他的面前提到紫霄夫人，且每次一提到紫霄夫人，师父真武的眼中会更添一缕柔意，六指几年龄虽小，但在其心灵中感觉出师父是喜欢紫霄夫人的，至少该不讨厌她！

所以六指童此刻内心充满了疑虑，师父和紫霄夫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以致使师父惨死在紫霄夫人的手中？

六指童的内心相当沮丧，他的亲爹亲娘早歿，因此当真武决定收留他，并授他武艺时，他就暗底里发誓将如事父般事真武。

半年前，真武要其出门游历，训练胆艺，如今他依期而回，然师父已惨死！六指童双膝一弯，直挺挺地跪在真武的墓前，并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，道：

“徒儿必为师父报仇！”

六指童回到真武的那所茅屋，他走进了那间密室，但似乎寻不出任何线索。

这间放剑的密室他是很熟悉的，因为真武经常在此处教他如何评鉴一把剑的优劣。

六指童在密室内逡巡了好一会儿，便瞧见了那掉落在地上的紫霄剑，而距剑的不远处便是那片碎裂的衣角，六指童看着这情形，心下便也明白了事情的梗概。

他神情严肃地将紫云剑拾起，沉思了好半晌，便取下自己身上的冷玉剑，将紫云剑佩在身上。

他立下决心，自语着：

“紫霄夫人！我将用紫云剑取你的性命，让师父能安心瞑目于九泉之下。”

正是午后，楼家堡的院中静悄悄的，只是偶尔自雕纹的围墙外传来一阵“嘿！嘿！”男性的雄浑的嗓音，那正是楼家堡的男丁们在练武的喊声。

一位满脸落腮胡子的大汉形色匆匆地步入了内院。

那大汉推开了一扇门，入目的是一间宽敞、整洁、陈设简单的大厅，几把黑木椅及一张大理石制的圆桌是主要的家俱摆设，而屋中之正面壁上，嵌着一个很大的多格柜子，里面摆了些磁器、珐琅器瓶儿及盘儿之类的东西，还有几件玉玩器，都十分精致。

大汉四下里望了一望，竟半个人影都没有！

但突然自屋旁侧门走出了一位作书生打扮的年轻公子。那年轻人看见了大汉，便既高兴又着急地道：

“胡镖头你可来了！阿爹一直在找你呢！”

这位被称作胡镖头的大汉略略作揖，致歉道：

“大少爷，因我正在西院内教底下人练武，镖银出了问题的这件事，我还是刚刚才得知的！”

“不管如何，胡镖头你还是先进来见阿爹好了！”

言罢，那文质彬彬的楼家大少爷便引领着胡镖头，进了另一间屋室。

这是一间书房，屋中央的桌边坐着一位捻须沉思的中年人，他便是楼家堡主——楼远平。

桌上摆了一个大包袱，在楼远平一旁立着的是楼二少爷——楼志英，他相貌丰俊，两眼炯炯有神。

“堡主！属下来晚了！”

胡镖头向楼远平欠欠身，诚惶诚恐地道。

楼家堡主楼远平却似乎不以为意，指了指对面的一张椅子，言道：

“胡镖头，你先坐下来吧！”

胡镖头作了个揖，恭敬地坐在楼远平的对面。

楼远平向一直立在旁侧的二儿子使了个眼色，楼志英便打开桌上那包看似沉甸甸的包裹，立即，一锭锭发亮的元宝现将出来。

楼家堡主指了指那堆元宝，道：

“这就是我们的镖银，一个子儿也没少。”

“镖银没少，那我们派出去护镖的十位兄弟呢？可有生还者？”

这时楼二少爷楼志英非常愤怒地道：

“这次我们派出去的人全叫紫霄宫的人杀害了！这笔帐非得找紫霄宫的人算清不可。

“志英！千万不可冲动！”

楼家堡主望着这年轻好强的二儿子，告诫道。

“是啊！二弟，紫霄宫的人并非等闲之辈。”

一直默声不语的楼家大少爷终于开口道。

“哥哥！你这就是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了！”

楼志英望着哥哥楼志明不满地道：

“我就不相信紫霄宫那些臭娘们个个都了不得。”

楼志明仍是摇头道：

“志英，还是不要太看轻紫霄宫的人才好！”

楼志英立刻不服地回答道：

“大哥！你一向就是如此没胆量，你应……”

楼志英尚未言毕，就被堡主用手势止住了：

“你们兄弟二人别再争辩了！先听听胡镖头的意见吧！”

于是三人的眼光都齐集在胡镖头身上。

胡镖头在楼家堡也已十年了！他生性寡言，但做起事来

可是既严谨又负责！在楼家堡中，上下没有一人不尊敬他的，就连楼家堡主——楼远平也不把他当作一般手下看待，对其优厚有加！

胡镖头细忖了一会儿，然后慎重地道：

“紫霄宫的人这回杀了我们楼堡的人，但却没有带走一分钱，可见他们是存心要跟我們楼家堡的人过意不去，是有意惹怒我们！”

他稍一停语，又续道：

“所以依属下的意思，我们必须和紫霄宫的人作一次彻底了断，否则楼家堡镖行的声誉，将毁于旦夕之间。那还如何在江湖上占一席之地呢？”

楼氏父子三人闻之后，并不立刻答语，三人都在考虑胡镖头的话。

稍后，楼志英先开口道：

“阿爹，我认为胡镖头的看法极是！”

楼堡主再捻了捻须，终点头道：

“紫霄宫和我们楼家堡的恩怨由来已久，现在，的确到了该有所了断的时候了。”

“但是，阿爹，紫霄宫难道是好惹的？”

楼志明不以为然地道。

但忽然间，楼家堡主大拍一声桌子，喝道：

“难道楼堡主就好惹吗？”

楼志明见父亲动怒，便停止说话，不再作声，只是静立一旁。

楼志英便趁机说道：

“阿爹，请息怒！孩儿有法子将紫霄宫毁个一千二净。”

当楼志英说完此话时，得意地瞅了一眼楼志明。

楼志明仍只是无可奈何地默立着。

“志英，你有何办法？说来与阿爹和胡镖头听听！”

楼堡主道。

楼志英咳了咳声，便将身子挪近楼堡主和胡镖头，稍压低了声音道：

“紫霄宫中的奇珍远近驰名，况且紫霄夫人也放出了风声，只要有人能破其两道机关，紫霄宫的金银珠宝便将尽归其所有。”

楼志英看了看父亲和胡镖头，才继续言道：

“因此，我认为我们只要先破紫霄宫中的机关，再在其里头动点手脚，那么将紫霄宫化成废墟就不是难事了。”

“二少爷！”

胡镖头接口道：

“紫霄宫的机关据江湖传闻，已陷了数百条人命，所以要破紫霄宫的机关这实再……”

楼志英不待其将话说完，便赶忙道：

“胡镖头你放心好了！我既然敢说出破紫霄宫机关此话，自当是有所准备的！”

“哦？”

楼堡主——楼远平望着自己的二儿子，似乎既感兴趣但又有些不相信，道：

“志英，你再将你的计划说明白些给爹听听。”

楼志英立即从怀中取出一张卷得很细，不过很大的牛皮

纸来，并将其轻轻地摊在桌上。

楼堡主、楼志明、胡镖头三人立刻围将过去，仔细端详着上面的图示。

“没错啊！各位。”

楼志英像是立了件大功而得意地说道：

“这一张的的确确是机关解图，如何呢？”

楼远平也颇为惊讶！但又不太相信张解图的真实性！

于是，楼远平便问楼志英道：

“你这张机关解图是打那儿弄来的？”

楼志英却一下诘口不语，好像是难以启口，支吾着说不出话来。

“志英，你可要老实说哦！”

楼堡主紧盯着楼志英的神情。

因他了解，在自己的这两个儿子当中，楼志英的个性是较强，且较善用心机的，然而大儿子楼志明就和楼志英完全相反，天性温和也较踏实。

楼志英思索了半晌，终有所保留，避重就轻地言道：

“阿爹！这张紫霄宫机关解图是孩儿自何婉云那儿取来的。”

“何婉云？那不是紫霄宫机关的设计者何梦东的女儿吗？”

胡镖头说道。

楼志明默默地点了头，又道：

“胡镖头你说得没错！所以你们大家应该可以相信这张紫霄宫机关解图的可靠性了吧！”